



從正反問句看疑問與焦點的互動

祁 峰

華東師範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fqi@hanyu.ecnu.edu.cn

香港城市大學翻譯及語言學系 2017-4-6



- **內容提要：**本講座以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的正反問句為例，討論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中疑問和焦點這兩個語法範疇之間的互動關係及這種互動關係在漢語與吳方言中表現出來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裡所說的互動關係是指兩個語法範疇之間的互相影響，就疑問和焦點這兩個範疇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疑問的表達手段對正反問句疑問焦點的影響；二是焦點的表現形式對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



一、引言

- 疑問（interrogation）和焦點(focus)是兩個重要的語法範疇。疑問從功能語法的角度來看，是一種交互性的語言行為，典型的互動式話語形式就是由一問一答構成的。（張伯江，2005）關於焦點，學界有不同看法。我們認為，說話者用超音段的、局部性的韻律語法手段，對話語中某些片斷進行凸顯操作，這些被凸顯操作的話語片斷就是焦點。（祁峰，2012；2014a）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自呂叔湘（1944）提出之後，逐漸成為漢語語法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這方面研究的述評可以參看祁峰（2014b）。



- 從世界語言來看，正反問句（或稱“反復問句”）不是一種普遍的疑問句類型，因為世界上很多語言沒有這種疑問句類型，但是漢語周邊不少語言存在這種類型。（劉丹青，2008：2）關於漢語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較早的研究是湯廷池（1984）和林裕文（1985）。



- 湯廷池（1984）將正反問句與是非問句作對比，指出是非問句提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的命題來表示問話者的認定或假設，並要求對方同意，但是對於命題內容的“信息焦點”或“疑問焦點”卻沒有交代清楚，因此是非問句可以用判斷動詞“是”來加強其信息焦點或疑問焦點。
- 正反問句沒有提出這種認定或假設要求對方同意，而是提出正反兩方面的可能性要求對方選擇，選擇事項（即“X不X”）是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因此正反問句不能再用判斷動詞“是”來加強其他的疑問焦點。



- 例如：

(1) a. 是你明天要去臺北嗎？

b. 你是明天要去臺北嗎？

c. 你明天是要去臺北嗎？

(2) a. *是你明天要不要到臺北去？

b. *你是明天要不要到臺北去？

c. *你明天是要不要到臺北去？

- 例（1）是是非問句，加上“是”之後，句子都可以說，句子的焦點是“是”後面的句法成分；例（2）是正反問句，加上“是”之後，句子都不能說。



- 林裕文（1985）指出，在正反問（“X不X”）中，“X不X”既負載疑問信息，也是疑問點。
- 之後又有一些研究者，如邵敬敏（1996）、劉順（2003）、尹洪波（2008）等就正反問句中疑問焦點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主要討論的問題是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如何來確定，對於這個問題，他們認為正反問句採用“X不X”這種謂詞變形來表達句中的疑問焦點。可以看到，以往對疑問和焦點關係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單向性研究。當然也有學者，如湯廷池（1984）討論到了焦點標記詞“是”對正反問句疑問功能表達的影響。



- 關於吳方言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較少，如李小凡（1998：123-141）指出，蘇州話中有“副詞-並列短語”混合式問句，即“阿VP勒勿VP”，例如：
 - (3) A: 哀件衣裳阿好看勒勿好看？（這件衣服好看嗎？）
B: 好看口蓋。（好看。）/勿好看。（不好看。）
 - (4) A: 老王曾阿來上班勒勿曾來上班？（老王來沒來上班？）
B: 來哉。（來了。）/勿曾來。（沒來。）



- 李小凡指出，上面兩個例句中，兩個疑問點是重合的，答語也是共同的，此類問句既可省略副詞“阿”，也可省略並列短語的否定項“勿VP”。根據朱德熙（1985）的研究，這是一種不同歷史層面的“沉積”，是吳方言受到北方方言影響的結果。劉丹青（1991）認為，從共時平面來看，它們的分佈是有區別的。“阿VP勒勿VP”實際上是“正反選擇問”，除了可以直接詢問之外，還可以用在間接問句中。



- 需要說明的是，像蘇州話和上海話中的“阿VP”句式到底歸屬在哪一類疑問句是有爭議的。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歸入正反問句，一種意見認為應該歸入是非問句。前者主要依據的是語義功能，後者主要依據的是結構形式。
- 我們認為，“阿VP”句式雖然是吳方言中一種特殊的疑問句，但是從結構形式來看，還是把它歸入是非問句比較合適，而且從世界語言來看，是非問比正反問更具有普遍性意義。（劉丹青，2008：3）為此，我們在下面的討論中不涉及吳方言中的“阿VP”句式。



- 可以說，以往研究關注的重點是疑問的表達手段對句子焦點的影響，而對疑問與焦點之間關係的研究比較少，所以這給我們的研究留有一定的理論探討空間，為此我們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從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中的正反問句來看疑問和焦點這兩個範疇之間的互動關係，這裡所說的互動關係是指兩個語法範疇之間的互相影響，就疑問和焦點這兩個範疇而言，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表達疑問的多種手段如何決定正反問句的焦點？是單一手段還是多種手段來決定？二是焦點的表現形式會對正反問句中疑問功能或疑問意義的表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二、疑問的表達手段對正反問句焦點的影響

- 這裡所說的疑問表達的手段是指實現疑問意義或疑問功能的形式。Sandra A. Thompson (1998) 根據前人對世界語言廣泛調查的材料，歸納出疑問表達的五種方式：（1）動詞倒置（inversion）；（2）疑問語素（interrogative morphemes）；（3）附加問句（tag questions）；（4）非語調性語音標記（non-intonational phonological markers）；（5）語調（intonation）。這五種疑問表達手段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作用於整個句子的。



- 不同的語言可以採用相同的疑問表達手段，如漢語、英語、義大利語等語言的是非問句可以採用句末的上升語調來標記；不同的語言也可以採用不同的疑問表達手段，如英語、丹麥語等語言的是非問句可以採用主謂換位這一句法手段來標記，而漢語、日語等語言的是非問句可以採用添加附綴性助詞這一句法手段來標記。國內學者對疑問表達手段的研究主要有陳妹金（1993）、李宇明（1997）、徐傑（2007）等。



- 結合國內外的研究，就漢語普通話及方言而言，表達疑問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 1、語法手段，包括“添加”“重疊”、疑問結構等；
 - 2、詞彙手段，主要是指用疑問代詞；
 - 3、語音手段，主要是指句末的上升語調。
- 下麵我們要討論的是：在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中，正反問句的疑問表達手段是如何影響句子焦點的？



2.1 漢語普通話的正反問句

- 在普通話的正反問句中，主要採用疑問表達手段中的語法手段，即採用“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在這基礎上，同時還可以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一“添加”語法手段，例如：
 - (5) 吳樹蘭見丈夫不去，伸手拿起一把掃地笤帚，大聲說：“你到底去不去？”
 - (6) 這麼多年了，你跟我說句掏心窩子的話，你看不看得起我？
 - (7) 小劉很認真地說：“那我出300塊，你去不去呢？”
 - (8) 一個黃頭髮的小夥一眼發現了這對獵物，悄悄走過來：“吃沒吃飯呢？”



- 上例（5）和例（6）只採用“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而上例（7）和例（8）在採用“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的同時，還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樣的“添加”語法手段。可見，後加疑問語氣詞“呢”是比較自由的，“呢”本身不表示疑問，但是加了“呢”之後，有深究的意味。



- 也就是說，“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對正反問句而言是強制性的，而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一“添加”語法手段不是強制性的，因為後加疑問語氣詞“呢”是比較自由的。因此，這兩種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對正反問句焦點的影響也是不同的，“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能夠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而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一“添加”語法手段雖不能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但是能起到強化焦點的作用。



- 上面討論的是謂詞變形“X不（沒）X”作為一種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能直接充當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
-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況是，謂詞變形“X不（沒）X”（如“是不是”）有時並不是直接充當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而是作為一種焦點算子，約束其後面的句法成分，例如：
(9) a. 是不是老張昨天去了上海？
b. 老張是不是昨天去了上海？
c. 老張昨天是不是去了上海？



- 上例中的“是不是”作為焦點算子，分別約束其後面的焦點成分“老張”、“昨天”和“上海”，而且“是不是”在句中具有浮動性，往往緊貼它的句法成分充當句子的焦點。
- 也就是說，這裡的“是不是”是針對命題內的某個成分提問的，要求對方就疑問焦點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其線性位置緊鄰句中的疑問焦點。



- 至於“是不是+VP”，方梅（2005）還注意到，“是不是”不是與某個特定的疑問焦點相關，而是與整個命題相關。雖然其線性位置相對靈活，但是位置的浮動不構成疑問焦點的變化，而且“是不是”語音上弱化，語句重音總在謂語上。例如：（引自方梅2005：22）
 - (10) a. 這人你以前是不是見過？
 - b. 這人你是不是以前見過？
 - c. 這人是不是你以前見過？
- 上面三例中的焦點都是謂語“見過”，“是不是”雖為“重疊”這種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但是它本身並不能決定該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



- 在正反問句中，除了上述的語法手段之外，還可以在句末採用上升語調這一語音手段，但是這種語音手段跟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一“添加”語法手段一樣，也不是強制性的，其本身也不能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



- 概言之，在漢語普通話的正反問句中，可以採用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和語音手段，語法手段又分為兩種：一是重疊：謂詞變形“X不（沒）X”；二是添加：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除了語法手段之外，還可以採用語音手段，即句末用上升語調。在這些疑問表達手段中，正反問句可以只採用謂詞變形“X不（沒）X”這一“重疊”語法手段，也可以同時採用“重疊”語法手段和“添加”語法手段或句末上升語調的語音手段，還可以同時採用“重疊”“添加”這兩種語法手段和句末上升語調的語音手段。



- 可見，謂詞變形“X不X”這一“重疊”語法手段對正反問句而言是最基本的疑問表達手段，因此只有這種語法手段能夠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具體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謂詞變形“X不X”直接充當句子的焦點；二是謂詞變形“X不X”（如“是不是”）作為焦點算子，約束其後面的句法成分，使其成為句子的焦點。而其他的疑問表達手段（如“添加”語法手段、上升語調的語音手段）都不能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其中，後加“呢”這種“添加”語法手段雖不能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但能起到強化焦點的作用。



2.2 吳方言的正反問句

- 吳方言正反問句跟漢語普通話一樣，也採用類似“X不（沒）X”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來看上海話的例句：
 - （11）伊**是勿是**新聞記者？（他是不是新聞記者？）
 - （12）搿種蹩腳地方儂**高勿高興**去？（這種差勁的地方你願不願意去？）



- 錢乃榮（1997）指出，上海話中的“V勿V”的正反問法是受到普通話和浙江紹興、杭州等地話的影響，而且“V勿V”較多用於句子後面的賓語或補語裡，偏於選擇的語義，例如：
(13) 儂去看伊辣辣勿辣辣？（你去看他在還是不在？）
(14) 伊跑得快勿快？（他跑得快不快？）



- 除了“V勿V”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上海話也同時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這一“添加”語法手段，例如：
 - (15) 伊到底是勿是儂老師呢？（他到底是不是你老師呢？）
 - (16) 儂去勿去呢？（你去不去呢？）
- 上例（15）和例（16）在採用“V勿V”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的基礎上，還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樣的“添加”語法手段，其中後加疑問語氣詞“呢”是比較自由的，加了“呢”之後，有深究的意味。不加“呢”的話，句子也可以成立，即只採用“V勿V”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



- 寧波話跟上海話一樣，既可以只採用“V勿V”這樣的“重疊”語法手段，又可以在此基礎上，再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呢”這樣的“添加”語法手段，其中後加疑問語氣詞“呢”也是比較自由的，如：
 - (17) 諾到底去勿去？（你到底去不去？）
 - (18) 介毛對勿對呢？（這樣對不對呢？）
- 據阮桂君（2009）介紹，寧波話的上述用法主要見於警告和強調。



- 紹興話的正反問句跟上海話和寧波話一樣，同樣採用肯定否定重疊的形式發問，例如：
(19) 伊生得好看勿好看？（她長得好看不好看？）
(20) 明朝諾來勿來？（明天你來不來？）



- 需要注意的是，紹興話還有一種合音式的正反問句，這是與北京話正反問句最重要的不同點。（吳子慧，2007：228）例如：
 - （21）葛本書諾看看過？（這本書你看沒看過？）
 - （22）伊生得好好看啊？（她長得好不好看？）
- 上例中的“看看、好好看”實際上就是“看勿看、好勿好看”這種謂詞變形形式，這一結構中的否定詞可以和前後音合音，即否定詞“勿”以變調形式保留在後面音節中，而且從詞性看大多是動詞，也有少量的雙音節形容詞。



- 杭州話的正反問句從形式上看，也是採用肯定否定重疊的形式發問，例如：
 - (23) 你會不會下圍棋？
 - (24) 格件衣服好不好看？（這件衣服好不好看？/這件衣服好看不？）
- 杭州話的正反問句跟普通話相比，沒有什麼大的區別，如上例（23）。不過杭州話有一些正反問句的表達形式跟普通話不同，如上例（24），普通話可以說“這件衣服好看不？”，但是杭州話沒有這種說法，必須要採用完整的肯定否定重疊的形式。



- 從上面的吳方言（包括上海話、寧波話、紹興話和杭州話）例句來看，其正反問句的表達形式與漢語普通話相同，即採用肯定否定重疊的形式（“重疊”）或後加疑問語氣詞（“添加”）這兩種語法手段，其中“重疊”這種語法手段對吳方言正反問句而言是強制性的，而“添加”這種語法手段不是強制性的，因為後加疑問語氣詞是比較自由的，如上海話和寧波話。這兩種語法手段對吳方言正反問句焦點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重疊”這種語法手段能夠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而“添加”這種語法手段雖然不能直接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但是由於其提示或深究功能而具有強化焦點的作用。



- 但是在有些吳方言中，情況並非如此，這正如劉丹青（2008：2-3）指出的那樣：正反問句從形式上看像選擇問句（用肯定、否定兩項發問），但從功能上看像是否問句（要求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所以它是用選擇問形式表達是否問功能的一種疑問句，從歷時看則是從選擇問到是否問的一種中間過渡類型。



- 那麼，從吳方言的正反問句來看，不同的吳方言處在不同的語法化過程中，可以構成一個連續統。比如說，蘇州話的正反問句雖然可以並列肯定項與否定項，但是不能省略連詞“勒”，其句法格式為“VP勒勿VP”，例如：
 - (25) 本書是僚葛勒勿是僚葛？（這本書是你的不是你的？）
 - (26) 俚唱得靈勒勿靈？（他唱得好不好？）
 - (27) 僚到底看過勒勿曾看過？（你到底看過沒看過？）
- 也就是說，蘇州話是用選擇問句的表現形式（即用連詞“勒”）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



- 海門話的情況跟蘇州話相同，也是在使用肯定和否定相疊的方式發問時，總要在兩者之間插入一個相當於“還是”的連詞“勒”，因此海門話就不存在嚴格意義上肯否相疊的正反問，而只有包含肯定選項與否定選項的選擇問。例如：
 - (28) 小剛去**勒**勿去啊？（小剛去還是不去呀？）
 - (29) 我裡去**勒**奧去啊？（我們去還是別去了呀？）
 - (30) 夷明朝跑**勒**後日跑啊？（他明天走還是後天走哇？）



- 金華話的正反問句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在句末加否定副詞“弗（不）、未（沒有）”或否定動詞“無（沒有）”來表示的，有時還可以在這些否定詞後面加上語氣詞“的”。例如：
 - (31) 爾去弗？（你去不去？）
 - (32) 佢去未？（他去沒去？）
 - (33) 爾有鈔票無？（你有沒有錢？）
 - (34) 飯吃未的？（飯吃了沒吃？）



- 據黃伯榮（1996：701）介紹，否定副詞“弗”在一些句子裡已經虛化，接近“嗎”的意思，正反問句的特點不明顯。例如：

(35) 爾去洗衣裳弗？

- 上例（35）理解為是非問句“你去洗衣服嗎？”，而不是正反問句“你去不去洗衣服？”。如果要表示正反問，多應說成“爾去洗衣裳弗的？”，所以在表示正反問句時，“弗的”比“弗”更常用。



- 寧波話跟金華話一樣，也有類似的情況，即謂詞後面直接加否定詞構成疑問句，例如：
(36) 今麼去勿？（今天去不？）
(37) 諾同意勿啦？（你同意不？）



- 桐鄉話很少用像普通話這種“V不（沒）V”謂詞變形形式，而是用“……啦？”，也就是說，桐鄉話用是非問句的表現形式（即“……啦？”）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例如：
 - （38）昨日呢英語考試難**啦**？（昨天的英語考試難不難？）
 - （39）僚明朝上海去**啦**？（你明天上海去不去？）
- 跟桐鄉話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嘉善話、海甯話、平湖話、湖州話、舟山話、衢州話、吳江話、宜興話、常州話等吳方言中，這些吳方言不採用“V不（沒）V”謂詞變形形式，而是採用是非問句的表現形式（即“……口伐？”）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



- 由此可見，吳方言可以採用不同的疑問表現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如蘇州話、海門話等用選擇問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桐鄉話、舟山話、常州話等用是非問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這兩種疑問表現形式構成了一個吳方言正反問連續統的兩端，而上海話、紹興話、杭州話、臨安話、蕭山話、富陽話、台州話、寧波話、奉化話、金華話、義烏話、東陽話、樂清話、安吉話、開化話等分佈在這個連續統的中間，它們的語法化程度是不同的。



- 隨著正反問語法化程度的加深，其選擇問的句法形式會越來越模糊，直至消失，這時其是非問功能就得到凸顯，成為真正的是非問句，像漢語普通話的“嗎”字是非問句，就是由句末帶否定詞“無”（“嗎”的前身）的正反問演化而來的。（劉丹青，2008）因此，桐鄉話、舟山話、常州話等吳方言中的“正反問句”（即已經採用是非問形式）跟普通話的“嗎”字是非問句一樣，其疑問表達手段本身是無法決定該問句的焦點的，因為該問句提出一個肯定或否定的命題來表示問話者的認定或假設，並要求對方回答，但是對於命題內容的“疑問焦點”並沒有確定，除非採用其他的焦點表現手段，如採用焦點標記詞“是”或者重音來凸顯其疑問焦點。⁴⁰



- 上文提到，謂詞變形形式作為一種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在一些吳方言中（如上海話、寧波話、紹興話和杭州話等）能直接充當正反問句的焦點。但是謂詞變形形式有時並不是直接充當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而是作為焦點算子，約束其後面的句法成分。來看上海話的例句：

- (40) a. 是勿是儂昨日去勒香港？
（是不是你昨天去了香港？）
- b. 儂是勿是昨日去勒香港？
（你是不是昨天去了香港？）
- c. 儂昨日是勿是去勒香港？
（你昨天是不是去了香港？）



- 上面例句中的“是勿是”作為焦點算子，分別約束其後面的焦點成分“儂”、“昨日”和“香港”，而且“是勿是”在句中具有浮動性，往往緊貼它的句法成分充當句子的焦點，這種情況跟漢語普通話是一樣的。
- 在吳方言正反問句中，除了上述的語法手段之外，還可以採用句末上升語調這種語音手段，但是這種語音手段跟後加疑問語氣詞這一“添加”語法手段一樣，也不是強制性的，其本身並不能決定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



- 概言之，在吳方言正反問句中，可以採用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一是重疊：謂詞變形“X勿X”；二是添加：後加疑問語氣詞“呢”等。除了語法手段之外，還可以採用語音手段，即採用句末上升語調。在這些疑問表達手段中，吳方言正反問句可以只採用謂詞變形“X勿X”這一“重疊”語法手段，也可以同時採用“重疊”語法手段和“添加”語法手段或句末上升語調的語音手段。



- 但是，只有謂詞變形“X勿X”這種“重疊”語法手段能夠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具體有兩種情況：一是謂詞變形“X勿X”本身充當句子的焦點；二是謂詞變形“X勿X”作為焦點算子，約束後面的句法成分，使其成為句子的焦點。而其他的疑問表達手段都不能決定正反問句中的疑問焦點。



- 以上是吳方言跟漢語普通話一致的方面，但是其與漢語普通話不同的是，由於一些吳方言（如桐鄉話、舟山話、常州話等）從共時平面來看不存在漢語普通話這種“X不X”謂詞變形形式，或者從歷時平面來看用是非問句的形式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因此這些吳方言“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是無法由該疑問句的疑問表達手段（即“……啦/口伐？”）來決定的。



三、焦點的表現形式對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

- 一般所說的焦點表現形式是指實現焦點意義或焦點功能的形式。具體來說，焦點可以通過語音、詞彙、句法等不同手段來表現，像英語和許多印歐語都以語音為表現焦點的主要手段。徐烈炯（2001）歸納了漢語焦點的四種表現形式：零形手段、重音、語序和焦點標記。Van Valin & Lapolla（2002）在談到焦點形態句法編碼時，指出所有的語言都不同程度地使用語調（intonation）來標記不同的焦點結構構造（focus structure construction），而在其他的句法形態手段上則會有所不同。



- 可見，焦點可以通過重音或者語調來表示，也可以用某種標記來標注表示焦點的詞語，還可以確定某一個結構位置，把表示焦點的詞語放在這個位置上。而且，不同的語言可以採用不同的手段，同一種語言可以採用相同的手段來表現不同類的焦點，也可以採用不同的手段來表現不同類的焦點，甚至可以同時採用兩種甚至三種手段表示同一個焦點。



- 就漢語而言，焦點的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 1、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主要是指重音。
 - 2、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包括焦點標記詞和焦點算子。
 - 3、句法性焦點表現形式，包括語序和特殊句法格式。
- 下麵我們要討論的是：在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中，焦點的表現形式會對正反問句疑問功能或疑問意義的表達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3.1 普通話的正反問句

- 首先來看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對普通話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這裡所說的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主要是指重音，具體分為一般句重音和特別句重音。
- 在普通話正反問句中，一般句重音會落在句子中的疑問表達手段（即謂詞變形“V不/沒V”）上，不過這時並沒有特別突出的韻律表現，而且語義內容是問該事件是否為真，例如：

(41) 你看沒看過那部電影？



- 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特別句重音會落在某個凸顯的或具有對比性的成分上，例如：

(42) (甲詢問張三打人的對象是不是乙。)

甲問：張三打沒打 *你*?

張三是不是打了 *你*?



- 此外，特別句重音也有可能落到該疑問句謂語的核心上，即“V不/沒V”上，更準確地講，是落在前一個“V”上。例如：
(43) a. 張三打沒打你？
 b. 張三打沒打你？
- 上例中，特別句重音落在“打沒打”，或第一個“打”上，在這種情況下，句子很容易轉化為反駁，成為反詰句，說話者的意思趨向於“張三沒有打你”。



- 再看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對普通話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這裡所說的詞彙性的焦點表現形式主要是指焦點算子，上文說過，“是不是”在正反問句中有兩種功能：一是充當句子焦點，如“他是不是北京人？”中的“是不是”；二是作為焦點算子，約束後面的句法成分。



- 例如：
 - (44) 他昨天是不是到天津去了？
 - (45) 社會方言既然是言語社團的一種標誌，那麼，同一言語社團的人是不是固定地使用一種語言形式呢？
 - (46) 按照3G門戶現在發展壯大的趨勢，3G門戶上市之後，你是不是要買一架飛機才能給自己增加更多的壓力？
- 上面例句中的“是不是”作為焦點算子，可以約束其後面的句法成分，使之成為句子的焦點。焦點算子“是不是”可以在句中移位，如例（44）中的“是不是”可以移到句首（即主語“他”的前面），或前移到時間詞“昨天”之前，焦點算子在句中的不同位置表明問話人不同的表達重點，或者表達問話人不同的關注點，希望聽話人就其關注點做出回答。



- 需要注意的是，當“是不是”以整個命題為轄域時，如前所述，“是不是”位置的變化不構成疑問焦點的變化，語句重音總落在謂語上，這時的“是不是+VP”問句在功能上就相當於一個是非問句，也就是說，重音作為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能對“是不是+VP”問句的表達功能產生影響。



- 基於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普通話正反問句中，這些不同的焦點表現形式（包括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和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可以單獨對正反問句疑問功能的表達產生影響，比如，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如“特別句重音”）能使正反問句從一般的詢問句變為反問句，即從“有疑而問”變成“無疑而問”。再如，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如焦點算子“是不是”）能讓聽話人就問話人所關注的重點進行針對性的回答。



- 當然，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也可以和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結合起來，共同對正反問句的疑問表達功能產生影響，如“張三是不是打了你？”中，特別句重音落在焦點算子“是不是”上，在這種情況下，句子很容易轉化為反詰句。而且，就“是不是+VP”問句而言，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即重音）比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即焦點算子“是不是”）更能對正反問句的表達功能產生影響。



3.2 吳方言的正反問句

- 在吳方言中，焦點表現形式對正反問句疑問功能的影響跟漢語普通話的情況是一樣的。首先來看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對吳方言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這裡所說的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主要也是指重音，具體分為一般句重音和特別句重音。



- 在吳方言正反問句中，一般句重音也是落在正反問句中的疑問形式（即謂詞變形“V勿V”）上，來看紹興話的例句：
 - （47）葛雙鞋諾歡歡喜？（這雙鞋你喜歡不喜歡？）
 - （48）真朝是是禮拜三？（今天是不是星期三？）
 - （49）諾好好門朝上晝再來？（你能不能明天上午再來？）



- 上面例句中的一般句重音都落在句中的謂詞變形“歡歡喜、是是、好好”上，但是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特別句重音有可能會落到該正反問句謂語的核心上，像紹興話中的這種動詞或形容詞的重疊式有時並不表示一般的疑問，而是用疑問的形式表達肯定的語氣，也就構成反詰疑問句，語氣中往往含有威嚇警告的意味。



- 例如：

(50) 諾**想想**安安耽耽做人？（你想不想安安分分做人？）

(51) 諾**要要**上大學啦？（你要不要上大學啦？）

- 在例（50）中，特別句重音落在“想想”上，在這種情況下，句子很容易轉化為反駁，成為反詰句，說話者的意思是“警告對方要老老實實，否則就不客氣。”在例（51）中，特別句重音落在“要要”上，在這種情況下，句子也很容易轉化為反駁，成為反詰句，說話者的意思是“你要是不用功，就別想上大學啦。”



- 再看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對吳方言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這裡所說的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也主要是指焦點算子，來看上海話的例句：
 - (52) 是勿是儂去講？（是不是你去說？）
 - (53) 伊是勿是今朝夜到來？（他是不是今天晚上來？）
- 上例中的“是勿是”作為焦點算子，可以約束其後面的句法成分，使之成為句子的焦點。焦點算子“是勿是”可以在句中移位，如例（53）中的“是勿是”可以移到句首（即“是勿是伊今朝夜到來？”），焦點算子在句中的不同位置表明問話人不同的關注點，希望聽話人就其關注點做出相應的回答。



- 基於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吳方言正反問句中，這些不同的焦點表現形式（包括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和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都可以對正反問句疑問功能的表達產生影響，比如，在紹興話中，特別句重音這種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落在句子的謂詞變形上，能使正反問句從一般的詢問句變為反問句。再如，在上海話中，焦點算子“是勿是”這種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在句中的浮動能讓聽話人就問話人所關注的重點進行針對性的回答。



四、結論

- 我们以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的正反問句為例，分析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中疑問和焦點這兩個語法範疇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這種互動關係在漢語普通話與吳方言中表現出來的一致性和差異性。



- 漢語普通話與吳方言的一致性表現在：
- 一方面，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都可以採用多種疑問表達手段，如採用語法手段（一是重疊：謂詞變形；二是添加：後加疑問語氣詞）、語音手段（句末上升語調），這些疑問表達手段可以只用其中的一種，也可以多種手段結合在一起，但是無論是單一疑問表達手段還是多種疑問表達手段的結合使用，只有謂詞變形這種“重疊”語法手段能夠決定正反問句的焦點。可見，疑問表達的語法手段對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正反問句的疑問焦點能產生影響；



- 另一方面，不同的焦點表現形式（包括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重音”、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焦點算子”）可以單獨對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正反問句疑問功能的表達產生影響，所造成的結果是使正反問句從一般的詢問句變為反問句，或讓聽話人就問話人所關注的重點進行針對性的回答。可見，焦點的表現形式也能對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正反問句的疑問功能產生影響。



- 漢語普通話與吳方言的差異性表現在：
- 一方面，吳方言可以採用不同的疑問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如蘇州話、海門話等用選擇問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桐鄉話、舟山話、常州話等用是非問形式來表達正反問句的功能，因此對於蘇州話、海門話等吳方言而言，採用疑問結構（“VP勒勿VP”）這種語法手段來表達疑問功能，而且這種語法手段能決定該疑問句的焦點；而對於桐鄉話、舟山話、常州話等吳方言而言，採用後加疑問語氣詞（“……啦/口伐？”）這種語法手段來表達疑問功能，但是這種語法手段不能決定該疑問句的焦點。



- 另一方面，就普通話“是不是+VP”問句而言，當“是不是”以整個命題為轄域時，即該問句在功能上相當於一個是非問句，語音性焦點表現形式（即重音）比詞彙性焦點表現形式（即焦點算子“是不是”）更能對正反問句的表達功能產生影響。



- 總的來說，在漢語普通話及吳方言的正反問句中，疑問和焦點這兩個範疇之間的互動關係表現出一種雙向性，而且疑問的表達手段對正反問句疑問焦點的影響要大於焦點的表現形式對正反問句表達功能的影響。



附注

- (1) 關於“互動”的理解，曾與美國密歇根大學端木三教授討論過，在此表示感謝！
- (2) 關於“呢”的強化焦點作用，曾與香港中文大學鄧思穎教授討論過，在此表示感謝！
- (3) 漢語普通話語料來自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和網路檢索語料。
- (4) 吳方言例句主要來自前人的研究成果，詳見參考文獻，一部分吳方言例句也徵詢了以該方言為母語者的語感。



(5) 筆者調查過一些吳方言，感謝這些吳方言的發音人（按調查的先後順序排列）：曹沸（嘉善話）、吳凌雲（海甯話）、蔡瑱（舟山話）、莊海燕（吳江話）、丁健（台州話）、黃浩（浦江話）、陳冬玲（臨安話）、陳漪（杭州話）、張慕昭（樂清話）、顧豔（蘇州話）、丁嬋嬋（東陽話）、童燕平（富陽話）、王琨（安吉話）、應佳玲（奉化話）、王斌慧（義烏話）、孫麗芳（蕭山話）、袁丹（常熟話）、阮美莉（衢州話）、鄭偉（常州話）、朱鋒（開化話）、章家誼（湖州話）、姚堯（宜興話）、黃薇（平湖話）。



參考文獻

- 鮑士傑（編）1998《杭州方言詞典》，江蘇教育出版社。
- 陳妹金 1993《漢語與一些漢藏系語言疑問句疑問手段的類型共性》，《語言研究》第1期。
- 鄧思穎 2010《漢語句類和語氣的句法分析》，《漢語學報》第1期。
- 方 梅 2005《疑問標記“是不是”的虛化——從疑問標記到話語—語用標記》，載《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二）（沈家煊、吳福祥、馬貝加主編），商務印書館。
- 黃伯榮（主編）1996《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出版社。
- 李小凡 1998《蘇州方言語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 李宇明 1997《疑問標記的複用及標記功能的衰變》，《中國語文》第2期。



- 劉丹青 1991 《蘇州方言的發問詞與“可VP”句式》，《中國語文》第1期。
- 劉丹青 2008 《語法調查研究手冊》，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 順 2003 《現代漢語的否定焦點和疑問焦點》，《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
- 林裕文 1985 《談疑問句》，《中國語文》第2期。
- 呂叔湘 1990 《呂叔湘文集（第一卷）·中國文法要略》，商務印書館，1944年初版。
- 祁 峰 2012 《現代漢語焦點研究》，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祁 峰 2014a 《現代漢語焦點研究》，中西書局。
- 祁 峰 2014b 《現代漢語疑問和焦點關係研究述評》，《漢語學習》第6期。



- 錢乃榮 1997 《上海話語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 阮桂君 2009 《寧波方言語法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 邵敬敏 1996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邵敬敏 2010 《吳方言（上海話）疑問範疇研究》，載《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邵敬敏等著），暨南大學出版社。
- 邵敬敏、周娟 2010 《漢語方言正反問的類型學比較》，載《漢語方言疑問範疇比較研究》（邵敬敏等著），暨南大學出版社。
- 壽永明 2005 《紹興方言的反復問句》，載《紹興方言研究》（壽永明主編），上海三聯書店。
- 湯廷池 1984 《國語疑問句研究續論》，《師大學報》第29期。
- 桐鄉市地方誌辦公室（編）2014 《桐鄉方言志》，方志出版社。
- 汪平 2011 《蘇州方言研究》，中華書局。



- 王洪鐘 2011 《海門方言研究》，中華書局。
- 吳子慧 2007 《吳越文化視野中的紹興方言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
- 徐傑 2007 《詞彙手段、語法手段與語音手段在疑問句中的互補與互斥》，載《漢語詞彙、句法、語音的相互關聯》（徐傑、鐘奇主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徐烈炯 2001 《焦點的不同概念及其在漢語中的表現形式》，《現代中國語研究》第3期。
- 尹洪波 2008 《現代漢語疑問句焦點研究》，《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1期。
- 張伯江 2005 《功能語法與漢語研究》，《語言科學》第6期。
- 朱德熙 1985 《漢語方言裡的兩種反復問句》，《中國語文》第1期。



- 朱德熙 1991 《“V-Neg-VO”與“VO-Neg-V”兩種反復問句在漢語方言裡的分佈》，《中國語文》第5期。
- KÖnig, Ekkehard and Siemund, Peter 2007 Speech act distinctions in grammar. In Timothy Shopen(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I: Clause Structure*. 276-3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Sandra A. 1998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r of interrogation and negation. In Anna Siewierska and Jae Jung Song(ed.) *Case, Typology, and Grammar*. 309-34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an Valin, R.T. and Lapolla 2002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感謝聆聽！
敬請指正！